

後冷戰時代的歐盟中東戰略與伊朗核問題

◎ 尹斌

冷戰結束以後，原先局限於西歐一隅的歐共體逐漸發展成為今天世界上的一個重要政治經濟實體。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增強、內部關係的漸趨整合以及來自前蘇聯的外部威脅的消失，歐盟在世界上的主體意識日益明顯，從美國政策陰影下擺脫出來的願望也愈來愈強。這不僅表現為伊拉克戰爭上歐盟的主要成員——法國、德國和美國公開唱對台戲，也反映在今天伊朗核問題的積極斡旋上。這些舉動，正是後冷戰時代歐盟中東戰略的真實表現。

一 後冷戰時代的歐盟中東戰略

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前蘇聯的強大威脅，西歐各國在實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被迫求助於美國的核保護傘，儘管其間也曾有過戴高樂的獨立外交，但是就總體上而言，西歐各國（也包括歐共體——歐盟的前身）在外交上基本上都是聽從於美國的。冷戰結束以後，前蘇聯的軍事威脅不復存在，東南歐各國大量加入歐盟，歐盟的安全水準和經濟實力均得到了提高，歐盟的主體意識開始前所未有地迸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便是確定符合自身經濟政治利益的全球戰略和中東戰略。

從地緣上講，歐洲與中東緊緊相鄰，尤其歐洲南部的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希臘等國與中東沿地中海的地區更是緊密相連。從經濟上講，歐洲與中東經濟相互依存度很高。中東是歐盟戰略資源的重要供應地。歐盟約三分之一的天然氣和四分之一的石油依靠從中東進口。歐洲對中東石油的依賴超過關國。並且「依賴程度可能在下個十年繼續增長」¹。除能源外，摩洛哥居世界首位的磷酸鹽資源，毛利塔尼亞的巨大鐵礦資源，以及埃及、敘利亞、土耳其等國的棉花，都對歐洲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的中東政策一直處於矛盾狀態，一邊是歐洲大陸同中東在地線上的鄰近、歷史上的相互熟悉以及得天獨厚的貿易聯繫，另一邊是歐洲同美國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所結成的聯盟」²，結果導致「在90年代前的多數時間裏，西歐尚未在中東扮演危機調解人或和平締造者等重要角色」³。

冷戰結束後，歐盟與中東的經濟聯繫與人員往來有增無減，1995年，歐盟對中東的出口額達770.5億美元，佔對發展中國家全部出口的18%，進口總額達580億美元，佔從發展中國家全部進口的15%。同期相比，美國對中東的出口為218億美元，佔對發展中國家全部出口的8.8%，進口達201億美元，佔從發展中國家全部進口的6%⁴。

正是這種具有戰略安全意義的重要政治、經濟利益，加上傳統歷史的文化聯繫，決定了冷戰後的歐洲必須在中東發揮應有的作用。正像法國總統希拉克反復強調的一樣，「我們是一個

地中海國家。阿拉伯世界就在我們的門戶邊。它的穩定對我們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們必須對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的重新出現習慣起來，我們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決心讓人們看到我們的身影，聽到我們的聲音」⁵，「法國和歐洲應當突出自己在維護和深化和平中的作用，不能滿足於日前為止所扮演的『旁觀者』的角色；……應當制定出與自己在世界上的經濟勢力相稱的外交政策」⁶。通過長時間的醞釀，2001年12月，在比利時拉肯召開的歐盟首腦會議上，歐盟明確了自身今後的全球戰略目標，即「進一步在世界上明確地顯示自身的存在，成為國際事務中獨立的一極」⁷，「在全球發揮穩定作用，……為眾多國家和人民指出前進方向」⁸。從這一全球戰略出發，歐盟確立了自身今後一段時間的中東戰略，即政治解決中東地區衝突；控制軍備，實現地區安全與穩定；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加強歐洲同中東地區的經濟合作⁹。

1996年5月21日，歐盟派出以義大利外長帶隊的代表團，兩次出訪埃及、約旦、黎巴嫩等國，一再重申歐盟支持在聯合國第242、338和425號決議的基礎上全面解決阿以爭端的立場。1998年3月16日，歐盟輪值主席國、英國的外交大臣庫克率歐盟代表團，先後訪問埃及、巴勒斯坦自治區、約旦、以色列、敘利亞和黎巴嫩，提出與美國明顯不同的方案¹⁰。

二 伊拉克戰爭後的伊朗核問題與歐盟的斡旋

50年代後期，伊朗即開始著手自己的核計劃，而其核技術主要從當時與其關係密切的美國及西方國家引進。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其核能專案陷於停滯狀態。1992年，伊朗與俄羅斯簽署《和平利用核能協定》，標誌著伊朗核計劃進入新的階段。根據西方情報部門的資料顯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伊朗已在核項目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核燃料循環體系¹¹。與此同時，伊朗還大力發展自己的導彈系統。1998年伊朗成功地進行了「謝哈布-3型」彈道導彈的試驗性發射，射程1300公里，可達以色列，表明了伊朗自身的武器研製和生產能力，加強了伊朗在海灣乃至中東地區的戰略威懾力。

伊朗軍事力量的發展、尤其是核問題引起了美國的嚴重不安。美國一直認為「伊朗是世界上最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¹²「其對阿以和平進程的反對，對地區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支援及其尋求製造核武器的努力使其不僅成為鄰國的威脅，而且成為整個地區和世界的威脅。」¹³早在80年代，美國就十分關注伊朗的核設施，也指責伊朗尋求發展核武器。尤其是1995年伊同俄羅斯簽署了共建布希爾核電站合作協定後，美如坐針氈，擔心伊有朝一日發展核武器，多次敦促俄中止與伊的核合作，但無結果。

伊拉克戰爭結束後，美國不僅強化了自身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而且還試圖通過輸出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扶植當地的親美勢力（即美國所謂的中東「民主化」改造戰略），來實現對這一地區的長期控制，進而從戰略上制約歐盟、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勢力的進一步擴展，以維護和延續獨霸全球的地位。打擊和控制伊朗則是美國這一長期戰略目標的重要一環，而伊朗核問題只不過是其挑起爭端的堂皇藉口而已。

面對美國的如意算盤，作為一個擁有輝煌過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地區勢力——歐盟自然不甘心束手就縛。伊拉克戰爭的結束，在增強美國維護強權自信心的同時，也震撼了歐盟原本脆弱的中東外交戰略。震驚之餘，歐盟諸國（尤其是法德英三大國之間）在伊朗核問題上加強了協商，其立場也更趨一致，明顯表現出與美國不同的政策傾向，即既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

器，害怕因此導致中東力量的失衡和地區的動盪，影響自身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也不希望美國對伊朗動用武力和控制伊朗，避免美國在中東勢力的進一步擴大，以保證自身的能源安全和防務安全¹⁴。在這樣的政策指引下，歐盟改變了過去跟在美國後面的被動姿態，轉而開始主動出擊，積極斡旋，勸說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器計劃，建議以和平的手段消弭伊朗核問題帶來的地區危機，建議通過聯合國和歐盟與伊朗的對話來解決問題，公開反對美國使用武力相威脅。

從2003年2月至今，圍繞伊朗核問題的和平解決，歐盟與伊朗進行了長期的談判。2003年10月20日，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給伊朗訂立的最後期限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英、法、德三國外長史無前例地同時出訪德黑蘭。2003年11月26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一致通過了德、法、英三國起草的有關伊朗核問題的決議草案，而這份草案被美國人認為是「歐洲又一次蓄意冒犯美國」¹⁵。2004年11月6日，經過三輪緊張的談判，歐盟英、法、德三國與伊朗就核問題達成初步協定¹⁶。2005年3月3日，在歐盟的不懈努力下，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就伊朗核問題發表了一份溫和的主席結論，該結論除了要求伊朗增加透明度和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進行更多合作，沒有更多的要求，從而避免了伊朗核問題在短時間內的進一步升溫。¹⁷

三 多邊較量下的伊朗核問題

伊拉克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出於維持自身世界獨霸的地位，竭力想將整個中東和中東的石油資源置於自身的控制之下，自然不會放棄對伊朗的控制，尤其在佔領伊拉克之後更是迫不及待。但是，美國要想插手和完全制服伊朗，難度相當大。一是伊朗的實力遠非2003年的伊拉克可比。目前伊朗武裝力量的總兵力約60萬人，其中包括35萬現役部隊和25萬動員部隊。伊朗陸軍裝備有坦克2000輛、裝甲車1200輛和火炮2300門。伊朗空軍擁有300餘架作戰飛機。海軍裝備有各型艦艇70艘，其中包括3艘「基洛」級潛艇。伊朗的海陸空三軍還裝備有數百架不同型號的直升機。革命衛隊是伊朗武裝力量的精銳，人數在12萬人左右。對美軍構成嚴重威脅的還有伊朗的數百枚「飛毛腿」導彈。此外，伊朗研製的「流星三型」導彈射程可達1500公里，可以擊中以色列和駐紮在伊朗周邊國家的美軍目標¹⁸。

二是雖然美國如今佔領了伊拉克，並按照美國的想法相繼構建起了臨時政府和民選政府，但是伊拉克境內的抵抗運動還遠未停止，爆炸、暗殺、襲擊層出不窮，攻擊的目標也漸漸由防護嚴密的美國軍隊轉向了安全措施相對薄弱的伊拉克政府和員警。美國要出兵伊朗，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基本穩定伊拉克的局勢，否則後院失火，則會陷入首尾難顧的境地，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三是歐盟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態度。2005年1月19日，英國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在接受倫敦《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在勸服伊朗放棄擁有可用於製造核武器的核技術問題上，歐洲國家的原則是利用外交途徑來解決，此外沒有其他選擇¹⁹。2005年1月25日，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國執政黨社民黨議會黨團舉行的新年招待會上說，伊朗核問題絕不允許走到軍事干預這一步²⁰。2005年2月5日，北約前秘書長、歐盟外交政策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索拉納在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的採訪時強調指出，對伊朗採取單方面的行動將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類似的這種單邊主義行動不會對任何一方的目標有所貢獻。我認為在目前階段根本不值得考慮那樣做。」²¹

四是俄羅斯與伊朗傳統的夥伴關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伊朗是俄近鄰，俄不願看到在自家附近發生戰爭，更不願看到自己精心培育幾十年的老夥伴、老鄰居落戶別人的勢力範圍。莫斯科認為美國以「防止核擴散」為藉口打壓伊朗，其目的是削弱和破壞俄伊核合作，將俄排擠出這一地區，奪回伊斯蘭革命後在伊朗失去的地位。從經濟角度看，伊朗長期大量購買俄羅斯的武器、航空技術、裝甲運輸車和防空系統設備，是俄穩定的武器市場。此外，與伊朗在開發利用核能方面將給俄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據稱，俄幫助伊建立布希爾核電站的總金額為8至10億美元。俄不會容忍其他國家用非市場手段損害俄在伊朗能源市場上的地位²²。

五是隨著美國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勢力和影響的加速擴張，必然會刺激當地民族主義、宗教情緒的上升，進而為中東極端民族宗教勢力提供可乘之機，並最終演變為該地區和全球範圍內的反美情緒和浪潮，美國一意孤行攻打伊朗的念頭也可能會因此大打折扣。

四 結 語

在條件尚不具備（伊拉克局勢尚不穩定、對伊朗的情報掌握尚不充分以及歐盟眾多國家反對）的情況下，美國很難對伊朗發動進攻。即使美國真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對伊朗的攻擊，美國最終換取的可能也只是得不償失（兩面受敵、沉重負擔、眾叛親離）。在此兩難境地，美國可能更多地是進一步等待時機，表現在行動上就是軍事恫嚇不會停止，外交折沖和情報收集將會增多。

作為伊朗核問題交涉的重要一方，歐盟自然相當瞭解美國目前的心態。從儘快化解危機的初衷考慮，歐盟會盡最大可能穿梭於伊朗、美國乃至俄羅斯、中國、聯合國中間，以尋求問題的和平解決。在歐盟的穿梭外交下，伊朗自然也不會置國際輿論於不顧公然繼續自己的核武器發展計劃，肯定會對歐盟的努力表示出讚賞和配合，但配合的程度因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的抵制是有限的。

綜合問題的三方考慮，在短時間內，伊朗核問題演變成戰爭的可能性極小。就短時間而言，該問題的發展方向最大可能是由歐盟與伊朗雙方達成一個君子協定，歐盟勸說美國不要攻擊伊朗，而伊朗暫時停止發展核武器計劃，美國則在事實上對協定持一種暫時默認的態度。

註釋

- 1 Ellen Laipson: "Europe'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Enduring Ties, Emerging Opportuniti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4, no.1, Winter 1990, P.8
- 2 Ghassan Salame: "Torn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the Mediterrea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2, Spring 1994, P.226
- 3 同註1，頁7。
- 4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96*, P16
- 5 法國《費加羅報》，1996年7月9日
- 6 法新社巴黎1995年5月12日電

- 7 2001年12月14日-15日,《歐盟拉肯首腦會議主席申明》
- 8 2001年12月14日-15日, 歐盟拉肯首腦會議,《關於歐洲前途的宣言》
- 9 李援朝:《中東問題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 頁。
- 10 高祖貴:《冷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54頁。
- 11 澤春:《伊朗兩手應對核壓力》,《環球時報》,2003 年10 月8 日第7 版。
- 12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Regarding U. 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in *Federal News Service*, May 1, 1995, p.1
- 13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at a Dinner of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 pp.2 - 3.
- 14 馬騫: 歐盟和俄羅斯在伊朗核問題上何以漸行漸近,《北京青年報》2005年3月2日
- 15 陳一鳴: 伊朗核問題——美歐錯綜複雜的較量,《人民日報》2005年2月16日
- 16 謝培智: 英法德與伊朗就核問題達成的初步協議,中國網,2004年12月1日
- 17 馮堅 宋國城: 伊朗核問題「冷處理」的背後,新華網,2005年3月4日
- 18 付流: 美國擬6月份對伊朗動武,《環球時報》,2005年3月2日
- 19 春風: 英外交大臣—應用外交手段勸服伊朗放棄核武計劃,中新網,2005年1月19日
- 20 于濤: 德國總理施羅德堅決反對軍事干預伊朗核問題,新華網,2005年1月25日
- 21 子夜: 歐盟高官提醒美國—不要用武力變更伊朗政權,《中國青年報》,2005年2月7日
- 22 美俄在伊朗核問題上互不相讓說明了什麼,新華網,2005年3月1日

尹 斌 男,重慶市人,1973年10月生,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博士生,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當代中東政治和國際關係。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二期 2005年9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二期(2005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